

新时代之歌

某驻训场，狂风骤起，黄尘漫卷中，某旅作战保障营营长叶明站在土丘上，面对全营官兵做战前动员，声若洪钟：“这里就是战场！演练就是打仗！”一身尘土、汗流浹背的官兵个个心里一紧：营长又要“搞事情”了。叶明一米八的大个子，不大的眼睛总是神着，让人捉摸不透，张口三句话不离打仗。

—

在叶明看来，只有嘹亮的冲锋号才能换来悦耳的和平鸽哨。每次野外驻训，叶明都把全营搞得异常紧张，官兵为了演习胜负绞尽脑汁各显神通，哪怕是演习结束，火药味还会从演习场蔓延至中军帐，大老远就能听到帐篷里的争吵声。去年秋季，一场演习刚刚结束，指挥帐篷里3名灰头土脸的军官围在一起复盘，其中一个就是叶明。“正规隐蔽就该躲在坑道里，你们的人怎么进了灌木丛？”该营警卫连连长孙凯抹一把头上的汗，眼睛瞪得老大，“我就是不服，有本事再来一次！”“兵不厌诈嘛，虽然可以依托掩体，但谁也没说不可以使用植被伪装啊。”气象台台长蒋中伟一脸得意洋洋。叶明一巴掌拍在野战桌上，红蓝铅笔震起老高：“孙凯，你输了个精光，咋重来？你告诉我，灌木丛算不算掩体？”孙凯腾地站起来：“报告营长，算！”叶明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孙凯：“那敌人是不是有可能藏在里面？”“是，营长！”“你怎么没考虑到？说明你敌情意识不够。”叶明咧嘴一笑。数月后，叶明再次率队参加某项演习，他问被俘的“敌特”：“怎么被逮住的？”“敌特”满脸懊恼地回答：“警卫连那帮家伙太贼了，连河边的芦苇丛都翻了个底朝天。”叶明哈哈大笑，看着地图自言自语：

感念居宛

■二月河

感念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我本身是山西昔阳人，当年初来到河南，在陕州、洛阳一带游弋，13岁来到南阳，和这块原本陌生的地方结了缘。我喜欢这里的生活。南阳，简称宛。这个城市很小。我到南阳时，这里只有三万余人规模，三里地的老城区，只有解放路那么一条主街。现代的城市居民早就不能养鸡了，我的年头因为吃重要凭票，每月和老婆只有一斤蛋票，因此老婆养了六七只鸡，其实和一个农家大院无甚分别的，我的邻居们几乎家家喂鸡。这就有买鸡饲料的任务：弄一个大编织袋，到饲料厂装那么一袋，弄到自行车上搭起来，拐拐跳跳骑回家一放，其余之事我不管，老婆去忙罢。但鸡菜就麻烦了，市面上没有卖鸡菜的，得自己去找。沿城马路上，人力板车老板站在车边打着赤膊，一声声热辣辣地吆喝“卖菜啦！”行人们就围上去，挑菜买菜。在这里，人们有的穿单衫，有的打赤膊，有挑菜捡叶子的，有争价钱的——一片热闹中夹着人们的闹声，小孩子的哭声，留下热汗的汗臭味儿混在一处，煞是热闹。我捡剩菜叶，就挤在这些人群中，看到卖菜车就不言声挤过去，扑在地下捡拾人们买菜抛弃的青菜叶子，倒也不遭老板和众人的嫌弃。只是有一次我扑在车下捡叶子，手划拉着，突然碰到另一个人的手，起初以为是同道，这是常有的事也不在意。过了一会儿，那人蹿起身来，笑吟吟对我说：“二月河老师，捡菜喂鸡呀？这是我替你捡的，你带回去吧。”这使我很意外，也很狼狈，因为在公众的眼里，我其实是个很辉煌的模样。过年过节市里年节聚会，常在主席台上对着众人说几句祝福拜年的话，没有想到这种场合——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和一个尊敬我的人遇合！我顿时怔住了，也不知道咕噜了句什么，匆匆就去了。城太小，人太少，这也不算什么丢人的事。不过，我也不再捡菜了，我毕竟是个知识分子脾性，太爱面子了。因为平常市民、老头孩子几乎都认识我，不要弄得和自己的公众形象差距太大。因为环境不宽，城市小，愈发可以

这里就是战场

■那国庆 黄武星

明长舒一口气：小伙子们警惕性蛮高的嘛。又隐约听见两班岗哨交接对话：“注意提高警惕。”“是。”叶明挺满意，正准备回去睡觉，无意中踩断了个树枝，这一声“咔嚓”夜深人静中分外清晰，岗哨的手电直接就打在了叶明身上。接着就是一声大喝：“站住！干什么的！”叶明一拍脑瓜子：“坏了！这万一让战士捉了多尴尬！”拔腿就跑。他这一跑，身后便响起了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两名准备下哨的战士带着枪，打着手电就追了过来。这边跑，那边追，跑的一方惶惶似过街老鼠，追的一方急急如流星赶月。叶明呼哧带喘溜进帐篷，气还没喘匀，岗哨带着枪跑进来：“报告营长，夜岗发现可疑人物，我们派人追查，因地形复杂，让其潜逃。”叶明端起茶缸猛灌一口：“下次注意警戒！”另外，遇见可疑人物不要两人追，万一中了埋伏就麻烦了。”哨兵答：是！接着又纳闷地问：“哎？营长你咋出了这么多汗……”“尖刀班”由全旅训练尖子或体能高手组成，卫星背负站是野战通讯的必需品，全套重达25公斤。多数官兵在心里比较再三后得出结论：营长悬赏的牛肉基本吃不成。“营长你说话算话啊，这牛肉我吃定了！”测雨雷达站站长、中士朱珂不信邪，当着全营官兵面站出来嚷嚷。叶明眯着眼睛点点头：“当然。”

听,春天的脚步

■张光恒

灯笼高挂，腊梅飘香。新年，盛装惊艳，迤邐而来。一元复始的元旦，火红火红的元旦，你踏着春天的脚步，飞奔而来了！二〇一七不寻常，神州大地喜事多。看一看，不管北国之疆、南国边陲，东海之边、帕米尔高原，繁荣昌盛的强大中国，让人们心连心、手挽手，凝聚心力，高声歌唱；节日的欢聚中，大家翩翩起舞，气氛热烈，共同欢庆祖国的民主富强，处处是舞的世界、歌的海洋！一元复始万象新。看中国的大小城市，鲜花怒放，争奇斗艳，灿烂着寒气逼人的严冬，紫紫嫣嫣欲迷人眼，扑鼻的香气，陶醉了徜徉其中的人们。而街头上，龙狮舞动，舞出生活的幸福甘甜，也舞出了生活的节节攀升；铿锵锣鼓声中的大秧歌，扭得热烈奔放，不仅扭出了对生活的热爱，还扭出了对明天的祝福希望。抬脚走进热闹的乡村，那充满希望的田野之上，正孕育着春天的希望。挂满红灯笼的乡村土路，指引着人们，顺利愉快走进家中。吃着喷香的饭菜，喝着呛鼻辣的高粱酒，浓浓的亲情，快要



风雅颂
情至心处诗最美

公元二零一十七年，岁在丁酉，暮春之初，俊彦良才，聚首京师，会于百望山下红山口。稟统帅嘱托，图新世伟业，逐千秋宏愿，问道胜战之策，修文研武，铸魂砺剑是也。国之大学，吾军城干，四海皆誉。创于龙江，兴于抗大，盛于红山。光阴90载，辗转数万里，历冰河铁马，浴烽火狼烟，将才云涌，踔绝之能者，星汉璀璨。今倚太行东脉，于苍松翠柏之间。游目骋怀，千峦竞秀，林涛漫卷；京渠清流，碧波环绕，如盘龙跃动。故为鸿儒、战将云集之胜地。此地虽无边关秋风冷月，也不见雪夜渡口楼船，然心中狼烟不熄，自会枕戈倚剑长啸。当斯之时，名家荟萃，夙怀韬略，经年授业不殆，堪为师表；吾辈学子，求知若渴，宵旰攻苦不辍，可谓踔厉风发。古人云：未闻鼙鼓，先育良将。吾辈谨记承训，淬火砺炼。莘莘学子，凝眉擎笔如椽，胸怀万里河山，笑迎波谲云诡，亦足以仰可体天，俯可察法地，衷念国运之兴替，胜操天下之棋盘。逝者如斯夫，不舍昼夜。纵览往昔，学贯东西，孙吴兵书，克氏论战，端笔师古，历久思变。博学敦行，弘毅笃实，眼空四海，心贯九州，无不忘在霄汉！可曾记否？学堂之上，凝神沉思；星光月夜，慢读深耕；盱食宵衣，书破百卷；肃然以考，穷理思辨；龙门对阵，陆海空天；决战运筹，善谋妙算；行伍兵操，步履铿锵；强筋壮骨，如雨挥汗……凡斯种种，犹如昨日，历历在目。是年五月，夏初，自京西奔发，历长江、跨九江、过南昌，穿罗霄峻岭，越黄洋界之险，上井冈，拜三湾，瞻仰伟人风范；翻武夷东麓，过长汀、涉赣水、走瑞金，重回长征起点，又至于上杭古田。追先烈足迹，访红色故地，一路寻根忆昔，目睹耳闻之，无不感荡于怀！河清海晏时，乾坤晴朗日。赋正气雄心肃毒瘤入脑，正本清源兮大道天行约与简，开盛世，举新策，紫怀寰宇巨变！春秋风雨，日月雄关，天高地迥，朝乾夕惕，任重而道远！唯强吾雄师，无不胜战，方保江山社稷，固国祚延绵，天下

水调歌头

初心永驻

■张永红

多年有此愿，今赴南使馆。万里拜谒英灵，时过境未迁。回望那场“误炸”，举国怒涛翻卷，宇内尽哗然。悲壮忠魂去，华夏志弥坚。国盛者，必强军，是人寰。十八春秋过去，匡中鸣长剑。强军号角吹响，旌旗迎风奋展，军队勇向前。迈进新时代，初心永不变。千顷旷，茂林密，四围葱。为瞻战地美景，信步上巅峰。巡视鏖战展馆，参观先贤学堂，漫步翠微林中。登高齐伫吼：老区向前冲！狮象把水口，太极锁黄龙。自古空山险隘，征战斗豪雄。至今壕堑仍在，击退军阀围剿，将军驻马松。山民爱传唱，新天新地红。

水调歌头

空山旅次

■向荣华

少年自有少年狂，戍北海，守朝阳。数年磨剑，只为保国疆。洪炉烈火百炼钢，化湛沪，利刃斩豺狼。

江城子

戍边青春

■杜乐普

雄鹰羽丰初展翼，翥云霄，傲骄阳。狂风当歌，不畏冰雪狂。欲上青天揽日月，傲九州，红日出东方。

红山砺剑今更殊

■白恒昌

千秋安泰，不教神州起烽烟。时光如白驹过隙，霜丝鬓染，芳华已逝，岂敢移白首之心？空余报国之情？岂效穷途之哭！吾当穷且益坚，不坠青云之志，永守初始之心。踏浪苍茫云海，甲胄边关荒原，啸剑长空楚天，化内忧惕外患，悍敌肯遁胆寒。新时代使命更殊，新征程责任甚重。吾将以强军备战为念，铭记千古危患，一心同功，披坚执锐，誓不踵旋。“凡是过去，皆为序章。”幸承恩于红山，敢竭鄙怀，恭疏短引，以此《序章》为念。后之视今，犹今之视昔，快然波瀾。不知业之将至，亦惑于斯文也！

拉练晨曲（油画）

杨欣作



长征

第4080期

